表舅家的小院

刘家宝

上次去表舅家做客，还是在两年前的“五一”。

当时，表舅在邀请的电话中一再强调，他家的小院获得了市级“美丽庭院”的光荣称号，那时春景正好，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回乡下走走，并且要陪我好好干一杯。

表舅家的小院可不小，放在城里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院子。乔迁新居的时候，我去表舅家贺喜，虽然当时院子里只修通了一条院门到堂屋的主路，路两侧还都是散放着瓦砾的泥巴地，但我当时就对他家院子占地面积的奢侈发出了一番惊叹。时间过去了好几年，平时我们都各忙各的生活，电话联系都是有事讲事，偶尔见面也总是匆匆忙忙，我也确实想去和表舅好好聊一聊，尽情喝一杯，顺便再看看那个印象中大而空旷的院子到底被修整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美丽庭院”。

一路畅通，车子平稳地停在了表舅家的院门前。走下车的那一瞬间，我就被院门两侧的蔷薇花震惊住了。准确地说，那是两堵蔷薇花墙，本是栅栏的院墙被蔷薇花攀得严严实实，成了两堵彩色的花墙。那时，正赶上蔷薇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密密匝匝的花朵像一个个小小的拳头，铆足了劲向上举着，似乎在为春天呐喊助威；就像是幼儿园中的孩子，挤在一起仰着脸，对着春风咧开嘴笑。“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那一刻，我真的陶醉了，连忙拿出手机拍照，并以花墙为背景，来了一通自拍。

然而，这只是表舅家院子的一个封面，院内的景致更精彩。进到院中，便恍然走进了一座精巧的园林，院中有佳木有繁花，错落有致；有秀草有奇石，相互点缀；有山茶与海棠共语，有金桂与银杏伴舞。海棠和樱花已过了花期，有了一点夏木阴阴的意味，而月季开得正艳，花朵硕大，显得热情奔放，精神饱满。院墙边的几株紫叶李已开始挂果，绅士般默立着，风一过，隐藏在深紫色叶丛中的嫩果便探头探脑地四处张望……东南角，有一小片水池，水面上几片睡莲静卧，睡莲下几尾锦鲤游弋。水池的边角处有几弯小巧的折桥，上面是一座飞檐的亭榭。因为院子面积很大，所以还开出了几畦菜地，葱蒜与韭菜长得精神抖擞，生机勃勃。真是一座不错的小院，我觉得不光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这里都会有不错的景致；不仅是平日，风来、雨来、雪来，这里都能找到最佳的观赏点，真的无愧于“美丽庭院”的称号。表舅说，这些都是大军子在网上找人设计的，花费了不少心思。大军子是我的小表弟，上学读书时不太上心，但闯荡社会后就显得特别精明和能干。表舅没有忘了向我展示那块红绸覆盖下的“美丽庭院”的牌匾，那是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明办、市妇联等几家单位联合颁发的，表舅抚着牌匾自豪地说，看看这档次，多棒！那语气，那神情，仿佛是在炫耀自己的镇宅之宝，不由得把我逗笑了。

当晚，清风习习，花香阵阵，表舅把酒宴设在了小院的正中，立刻便有了“花间一壶酒”的意蕴，只是绝没有李白当年的孤寂与冷落。表舅虽是长辈，可只大我一岁，我们俩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玩伴，所以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表舅初中毕业没能升上学，后来便加入了外出打工的队伍，前些年和儿子一起回乡创业，承包了几乎全村的土地和好几方池塘，很快便成了远近闻名的种植和养殖大户。我和表舅的话题很多，有对童年时光的追忆，有对贫穷岁月的品味，但更多的是对现今生活的感慨，对美好乡村的赞美。仅门前的这条路，我们就感慨过多次，那时在镇上的中学上学，每个来回，我和表舅都结伴而行，但每走一趟，我俩都会被累得唉声叹气，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不堪，真是走一次怕一次。而现在，这条路早已是车行平稳，转瞬即达了。那晚，我和表舅唠了很多话，喝了不少酒。酒至酣处，突然想起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的句子“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于是便附庸风雅，在手机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陈家小院门敞开，四季景致拥入怀。
一畦春韭迎阶碧，几树夏花向阳开。
池中红莲娇又嫩，枝上黄杏摇且摆。
欣逢盛世人安乐，和美乡村逐梦来。

其实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却依然历历在目。前段时间，表舅又好几次打电话邀请我一定要再回去一趟，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小院有了新变化。倒不是表舅卖关子吊起了我的胃口，而是我真的想念表舅家的那个小院了。我知道，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呼唤。我是在乡野中长大的，对乡村有着深深的依恋，现在的我，虽然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做到“田园将芜胡不归”，但却一直“性本爱丘山”。所以，每当我感觉到生活的劳累值将要拉满时，我就想回到乡村，我觉得乡村具有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净化功能，在其间走一走，静一静，就如同给心灵洗了个澡，能涤去生活中的诸多积垢，涤去心中诸多的纷乱与尘杂、焦灼与苦闷。于是在接电话时，我仿佛就沉浸在了表舅家的小院中，并马上拟定了归期。然而人算还得有天算，前段时间，囿于琐事缠身和案牍劳形，回乡的计划也就只能一拖再拖，直至从春天拖到了夏天。

终于，我又一次走进了表舅家的小院。

院中赫然多出了一间平房！以前的菜畦处，连接到主屋，加盖了一间平房，这显然破坏了小院原有的布局！面对我满眼的疑问，表舅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以前翻盖住宅时，没有想到设置书房，后来感觉改用哪一间都不太合适，就索性在院中加盖了一间。我明白了，上次回来时，我就开玩笑似的给表舅提了一条意见：房屋装修很上档次，小院环境也绝佳，就是少了一点文化气息。我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表舅当真了。走进书房，整面墙的书橱中，摆放的大多都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儿童读物，也有一些名著和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宽大的书桌上，摆放着《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还有翻开书页的小学课本，这是表舅的两个孙子的。另一侧，居然是一本翻开的《平凡的世界》，上面压着一块放大镜，旁边还架着一副老花镜。哇，表舅也在读书！

晚宴仍设在小院中。一开始很热闹，大军子两口子一个劲地劝酒，两个孩子跑前跑后。之后，他们都撤了，只剩下我和表舅时，烧完最后一个菜的妗子才有空闲坐到餐桌边。这两年，表舅家又发展了稻田养殖小龙虾的技术，收益更好了。妗子对这些很满足，对能干的儿子和媳妇，还有两个可爱的孙子都很满意。聊起书房，妗子插话说，你舅现在想做个文化人呢，前段时间，镇里成立文联，开代表大会，前庄老张是代表，你舅不是，你不知道他跟死了表大爷一样蔫了好多天。妗子的话把我们逗乐了。表舅端起酒杯深深地喝了一口，然后很真诚地说，在外打拼也好，回来承包土地也好，我都办过一些蠢事，现在读点书，心里亮堂多了，只是眼睛不太好使了，有的字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不过，两个孙子都上学了，我给他们做了榜样，让他们也都喜欢上了读书，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停顿了一下，表舅又说，我小时候上学不太行，却非常喜欢读书，但那时没有书读，现在不同了，网上啥书都能买到，另外，村里还有“农家书屋”，这么好的条件，不用可惜了。

一整晚，书，成了我和表舅的主要话题，这也让我从心底对表舅生出了又一层敬意。如果说，两年前，小院用美景震撼了我，让我感受到了乡村的和谐与美好，而这一次，是小院中的书房感动了我，让我看到了乡村的未来和希望。我觉得，景美，只能让我想对这个小院多看一眼，而有了书房，我一定会对这个小院高看一眼。于是，我拿起手机，又给表舅发去了一首诗：

半生奔波未惆怅，院中把酒话家长。
喜看花木吐芬芳，乐享农家稻米香。
春秋耕种影匆忙，早晚诵读声悠扬。
待到晚辈英名成，含笑不语对斜阳。

写诗之际，我的脑海中反复闪现着两个画面：一是我们聊天到夜深时，书房里的灯还一直在亮着；二是表舅家的院角处当时正盛开着一丛花，那是一丛攀墙而上、对空怒放的凌霄花！

散文

夏杰书法探幽

王贤友

以我有限的认知，认为在书法界的星空，夏杰是一颗独特的星星。

他虽年轻，但以艺术才情名动遐迩，却沉浸于古今书道，其隶书如一首律动的诗行，侧耳，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掩目，有“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感悟；而楷书尽现其才华，如雨打芭蕉，风起竹叶，无不触动心扉，直指人情感的神秘处。

故，他的书法作品，绝非寻常墨迹的搬运，那是他心灵在红尘之外留下的跋山涉水的印记——每一笔都似在诉说生命深意，每一划都通向那超然物外的澄澈境界，这或许就是他书法作品的人文性。

我尝试用心赏阅他的作品，头一分钟或许汗流浃背，后一分钟却“透心凉”，导致这种状态，绝对是其作品的内核：性情！

凡艺术的本质在于抒写心志，而心志的本质在于感发。以自我感怀为本体，以感染他人为功用。若论及书法的感发之力，可追溯至两个维度：一是社会之维，二是心性之维。社会是得失兴衰的显迹，是感发产生的土壤；心性是心灵情志的根本，是感发得以纯正的根源。擅长社会叙述者未必通晓心性，精研心性者未必博通社会，唯有二者兼备者，堪称“自我”。所以书画名家凡涉及现实境遇的书写泼墨，皆属社会范畴——山川草木、风土气候的呼应，若能隐喻时事而不拘泥表象，方为善写善画者。凡触及内心境界的思考，皆属心性范畴——生死变迁、哀乐悲欢的形态，若能融通有无而不堕虚诞，方为善“言”心性者。

以我与夏杰的谈心对话，以我揣摩他的书法作品，以我搜集他的直言片语：“雨夜最适合写字”“写到没墨方尽兴”“以字养心”……可以直率地说：他是善“言”心性者。

夏杰的书法是他人生境界的无声外化。早些年他的书法，曾透着魏晋之风与六朝碑版的刚健，如笔墨若春潮滚动，笔锋若暴雨疾走。然而在遁入“三十而立”的门槛后，他的笔迹却悄然发生了蜕变。笔画中那些张扬的锋芒悄然收敛了，代之以一种圆融内敛的朴素气质。结构疏朗，墨色恬淡，宛如褪尽火气的月光，这并非技巧的标新立异，而是精神蜕变在纸上的自然流露。

马一浮六训弟子曰：“如果不在一真法界下功夫，不管哪派学问都是空谈。”他还苦口婆心言道：求学的人只要做到“敬义立而德不孤”，就不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所以说“不习，无不利”，这才是真实的受用。人们自己不肯遵循这个道理，白白承受一切身心大苦，我真是无可奈何。

我们在夏杰的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已“遵循这个道理”了，也就少走“弯道”和“幽径”，循着书法的大道款款而行。

他于高等院校的书法授课，或是公益书法讲课，或是为青少年示范书法，都潜移默化了这一法则，所以，他不仅送你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还授你一套捕鱼之法，凡有幸成为他的登堂入室弟子或是旁听生，都是“不虚”了。

汪曾祺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文字风格朴实明净，气象万千，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市井气息和生活情趣，在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我所要说的，夏杰在书法作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际，要恪守以见性忘己之法“破壁”，或许，会在书法界和普罗大众的世界，都可以“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我们有信心期待，也有心情等待……

这，也是对未来一代书法创作者的激励。

诗与画

延安，红军自己的家
一个高个子的湖南人
成为这个家的主心骨
开天辟地，指点江山
拨开层层迷雾
迎出黎明的曙色
我们在此歌唱
歌唱灯塔，歌唱信仰
我们在此舞蹈
舞出红光，舞出镰刀铁锤的
光芒万丈

摄影/张成林　配诗/张勇

仰望东坡大境界

——感悟《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

汪邦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历经岁月淘洗而历久弥新。“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的名号，苏轼实至名归。《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身后近千年，其诗文仍广为传诵，东坡先生“立言”之实可见一斑。知人论世，拜读中国人民大学冷成金先生传记小说《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我进一步领悟其“立德”“立功”成就亦不在“立言”之下。

该传记小说还原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不仅展现其诗文天赋，更再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卓越政绩。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设病坊；在密州，他抗击蝗灾，收养弃婴，智取悍匪；在儋州，他开馆讲学，教化黎民，药材治病；在徐州，黄河决口，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这些政绩也不是简单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体现了他“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冷成金在书中特别叙述苏轼发明“秧马”助农的故事——这位文豪俯身田畴，改良农具，将文学才情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种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与那些只会空谈的文人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是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探索。

“立功”如是，“立德”亦然。新旧党争中，苏轼本可凭借文坛声望与王安石的旧谊平步青云，却因反对新政“一刀切”而自请外放；司马光尽废新法时，他本可凭借当年反对变法获得司马光的青睐，却又挺身驳斥全盘否定之弊，再次自请外放。这种拒绝站队的独立思考，使他成为政治漩涡中的异类，受到排挤、打击，似乎情理之中。更令人动容的是，当昔日政敌章惇失势，其子章援担心遇赦返回的苏轼一旦得势以同样的方式报复父亲，忐忑致书老师，卧病的苏轼回信宽慰：“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与章致平书》）这种以德报怨的胸襟，恰是《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鲜活诠释。众所周知，苏轼书画作品在当时被视作珍品，可谓价值连城，有意出高价求字求画的更是比比皆是，可即便穷困潦倒、忍饥挨饿，苏轼除了在惠州为当地百姓修桥募捐，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字画……孔丘之“仁”，阳明“良知”，亦不过此！君子大德，熠熠生辉！

“三立”当中，我认为立德是关键，正因为苏轼绝伦的君子品格，才没有阿附王安石、司马光，包括后来的同年、曾经的好友章惇，甚至坚守原则，与他们针锋相对；也正因为此，他外放地方，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没有流过血的手指，弹不出世间的绝唱。”如果没有经历匪夷所思的大起大落，又怎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创作出传唱千年、摄人心魄的锦绣华章？有人说：“如果没有曾国藩，清王朝的命运会提早结束五十年。”而从苏轼早年在凤翔抵抗西夏侵扰以及后来挫败西夏太后亲征的实践来看，如果没有变法之争，没有群小倾轧，没有拒绝、打击苏轼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我斗胆肯定，北宋王朝不至于在苏轼逝世后26年就走向覆灭，而且是以“靖康之变”这样的耻辱告终。有人说，中国古代出现过两个半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我想说，如果曾国藩能被称为半个圣人，那么，东坡先生圣人品质至少介于半个到一个之间。

《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最珍贵的启示在于：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天赋，更在于他面对逆境时的精神超越。从“乌台诗案”到黄州贬谪，从惠州流放到儋州蛮荒，每一次打击都足以摧毁常人意志。但苏东坡却在绝境中完成了精神的涅槃。于是，在瘴疠之地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蛮荒儋州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审美体验的能力，正是中国文人最高贵的精神传统。他用生命实践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哲学境界。

当代人读苏东坡，不应止步于欣赏其文学才华，更应学习其处世智慧。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苏东坡“人间有味是清欢”的生活态度尤为珍贵；在这个容易陷入极端对立的社会，他“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辩证思维颇具启发；在这个普遍焦虑的环境里，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精神境界更显难得。冷成金先生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苏东坡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可以对话的精神向导。他的诗词文章是药，能医治现代人的心灵困顿；他的人生实践是灯，能照亮当代社会的精神迷途。

读《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仰望东坡大境界，我深切体会到：真正的文化巨人，必然是“立德”“立功”“立言”的统一体。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是一种生命范式——在顺境中保持清醒，在逆境中坚持创造，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大境界，正如他笔下的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唯有跳出功利得失的局限，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东坡境界，永不过时；东坡精神，历久弥新。

随笔

一个黎明的到来（组诗）

刘国莉

夏日

阳光炽热渐逝，
如昔日笑语隐入云层。
拨云欲寻旧影，
却只见金黄光辉闪烁。
然而这光辉呀，
随云飘散，难觅踪迹，
只留下心底的炽热余温。

人们亦如光影般离散，
树荫下各自独行，
渐行渐远成陌路。
曾并肩笑语，今伸手难及，
即使努力探寻，
也触不到对方的衣角。

寂静

黑夜穿过夏夜的树林时
一切事物都陷入黑暗
那些喧嚣的蝉鸣悄然沉寂

或许是星子的轻语
悄然取代了它们的喧嚣
夜色如墨，万物轮廓被无形的手轻轻勾勒

一辆卡车轰鸣着
划破夜的宁静
瞬间照亮了幽暗的树林

在这片刻的喧嚣之后
寂静再次笼罩，仿佛更深沉的思索
在夜的深处缓缓铺开

隧洞

隧洞连绵不绝
光线仿佛穿透了山的内心
用长长的希望
引领我们走向远方
在隧洞尽头的曙光中
希望如同露珠般轻盈地落在心田
这是我们终将面对的虚无与未知——
回头看时，世界却在虚无中孕育出了新生的芽
那是生命最纯粹的惊喜
在空无中绽放光芒

缝隙里的光

于喧嚣的都市一隅
我与自由的小麻雀
共觅心灵的静谧

规律如织的每一天
平凡中藏着最深的敬意
在生活的缝隙中
我以心为炬
把前行的路照亮
每到夜深人静时
远方灯火闪烁
穿越夜色，温暖地抚摸我柔软的理想

从窗外收回目光
转身之间
书桌上，笔迹斑驳
每一行字的背后藏着无数深情的目光
我们虽身处不同角落
但心中的牵挂，却如此准时而热烈

风吹过黄昏

夏日黄昏，风轻轻掠过
携着尘埃起舞
光芒温柔地填补着这片宁静的天空

南方的雨轻扣心弦
仿佛编织着温柔的词汇
雨丝细腻地轻抚时间的轮廓
绘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雨景

夜色温柔地拥抱了喧嚣的尘世
而我，在这宁静之中
虽无法让万花一夜盛开
但爱却如种子般
在我心中悄然萌芽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黑夜曾无数次掩埋了我们的足迹
但七月的风
带着夏日的热烈与勇气
悄然吹散了心头的阴霾
那些曾经沉默的哀鸣
如今已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
无声却异常坚定

好天气

晨曦轻抚，好天气悄然降临，
与心情轻轻交织。
愿有一桩桩顺心的小事，
随风轻舞，悠然自得。
绿意盎然，层层波浪般涌来，
轻轻摇曳，醉了眼眸。

忽而，一声清脆的鸟鸣划破宁静，
如同天籁之音。

窗台上，坚韧的仙人球旁，
静待那昙花一现的温柔。
我静候那瞬间的辉煌，
恍若生命中最美的奇迹。
此刻，心灵深处似有暗香浮动，
指引前行。

一个黎明的到来

星子投喂河里后
清晨在我凌空的想象里初醒
万物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
轻轻摇曳
步伐轻盈于虚幻的天际线
大地化作倒影是对河的寄语

踩着碎碎的晨光
走到晨光刚刚升起的地方
我渴望最光滑的记忆里
热切期盼一个黎明的到来
树影婆娑的词语就在河边
乘着水面安静下来

我投喂几粒光的碎片
你寂静依偎在我身旁
看一只水鸟追逐另一只水鸟
在涟漪上行走
走着走着，像我们交织的影子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低处

如果铺不开雪原，做一片雪花也好
同样会被大地拥吻或呵护
不经意间，寒风会把季节绘成凄美
月光从云后洒下，冷到心扉
静静地伫立时倾听雪落的声音
也让冰霜将自己凝成一个坚韧的人
在冷寂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温暖
挥动几下寒鸦的翅膀
将雪原引向更低处

南湖红船（外一首）

杨定祥

从1921年7月的烟雨里驶来
这艘红船载着湿漉漉的黎明
每一道波纹都藏着火种
在暗夜里悄然蔓延

那些溅起的浪花
是觉醒者滚烫的誓言
在五千年沉睡的土地上
点燃了第一簇燎原的星火

铁锤与镰刀的金色光芒
在历史的经纬里
锻打出一个民族的脊梁

如今，这抹红漫过山河
荒原长出春天的故事
每道褶皱里都藏着
一百多年来的风雷与晴光

当新生的阳光穿过旗面
我们听见无数英魂
在经纬交织处轻轻诉说
那关于永恒　关于复兴的
赤子心声

党旗红

用朝霞浸染的信仰
织就这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诗歌